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埤傳卷八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王時發

尚書埤傳卷七

吳江朱鶴齡撰

甘誓

吳泳曰此篇僅八十字而其間六軍之制車乘之法賞刑之典靡不畢備啓之習于兵如此豈非得之貽謀之善歟

六卿

陳啟源曰六卿六鄉之卿即周官六卿也蔡傳據周禮甚合大全引李氏之辨謂周官六卿分職之外别有鄉大夫之六卿此本之賈公彦周禮疏今考周比閭族黨州鄉之制一鄉有一卿五中大夫二十五下大夫百上士五百中士二千五百下士一鄉之民不過一萬二千五百家豈堪供此多官禄入耶若總六鄉計之官有六卿三十中大夫百五十下大夫六百上士三千中士萬五千下士矣周公設官不應冗濫

至此先儒何氏謂卿及下士大夫皆王朝命官兼攝比閭族之上中下士即庶人在官者司其任六遂亦然故鄉遂諸職獨不置府史胥徒是其明證此說當矣左傳晉侯作三軍郤縠將中軍狐偃將上軍欒枝將下軍皆正卿魯三軍亦以三卿將兵為主帥周官遺制即此可考古人文武不分兵民合一自應如是李氏又疑冢宰之尊不當下屬司徒不知地官職中鄉老與鄉大夫並列焉鄉老乃三公也尚列地官職

中況冢宰乎且鄉老既即王朝三公則鄉大夫獨非王朝六卿乎

有扈氏　五行　三正

孔疏孔馬鄭王皇甫謐等皆言有扈夏同姓並依世本之文楚語觀射父云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此可證也左傳注觀國在衛頓丘　洪邁曰孔安國傳曰有扈氏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言其罪如此耳而淮南子齊俗訓曰有扈氏為義而亡知義而不知

宜也高誘注云有扈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此事不見他書不知誘何以知之傳記散軼其必有據

孔疏水火金木土分行四時威侮謂拂生長斂藏之宜王樵曰有扈威侮必有事實如隋時遼東之役伐山造船林麓皆盡文中子謂帝省其山則何辭以對蓋五行指其在人事者非運行之五氣也

蔡傳子丑寅之三正本馬融說經典稽疑云夏正建

寅只奉夏正朔可矣豈欲并子丑之正而悉遵奉之乎孔傳以為怠惰荒棄天地人之正道斯為得之林少穎云商方有改正朔事夏以前未聞

左不攻于左

左字略斷呼左人而告之也右與御皆然按蔡傳引左傳楚致師事全用孔疏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中主擊鼓成二年傳晉伐齊郤克傷于矢未絶鼓音解張為御矢貫手及肘左輪朱

殷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左傳中御而從齊侯杜注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　王樵曰甘之戰天子親誓六師其所戒者三人而已左與御是也蓋古者專用車戰步卒亦以供車古車戰之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在車左主射右主擊刺中主御馬步卒從之每二十五人為一兩一鄉一軍則一萬二千五百人蓋五百兩也卿一人統之天子六卿則七萬五千人凡三千兩非若後世騎步之不相為用也故言兵者皆以乘計自一乘至萬乘皆有是三人故戒其左則凡軍左執射者同聽之戒其右則凡車右執刃

者同聽之戒其御則凡車中執御者同聽之六師之衆舉無所遺古人所謂節制之兵也

賞祖戮社　孥戮

蘇傳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師行載遷主以行無遷廟則以幣曰主命故師行有祖廟也武王伐紂師渡孟津有宗廟有將舟將舟社主存焉故師行有社也古今考社主陰陰主殺周禮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太祝大師宜于社立軍社春秋傳所謂軍以師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者也又大司寇大軍旅涖戮于社

按蔡傳引周禮孥男子以為罪隸今周禮作奴王樵曰孥戮者言親屬同犯亦連治之皆指在軍前者若謂孥為妻子豈有軍前獲罪而戮及在家之妻子乎了凡深取此說

五子之歌

呂祖謙曰此篇純是詩體觀舜臯之歌則見詩之雅頌觀五子之歌則見詩之變風變雅愚讀五子之歌歎禹貽謀盡善如此乃再傳而中絕何也蓋嘗思之國所與立必在親賢當啓之時八元八愷

之徒已無餘矣有扈之戰至以天子親在行間則其乏才可知及太康即位疑丞輔弼史册未聞其人焉所以有窮發難夏幾不祀使當時諸侯有如皋陶伯益之徒以鎮撫其間羿雖強大豈敢動哉湯惟監此故汲汲敷求哲人以遺後嗣蓋深懼夏之以無輔而中絶也

太康尸位

孔傳尸主也愚按書傳言尸皆訓主本之爾雅釋詁

太康尸位羲和尸厥官同此義蓋尸位尸官非貶辭

貶在下文耳蔡觧不必從書序康王既尸天子亦可

以祭祀之尸訓之乎

有窮后羿

左傳魏絳曰昔夏之方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史記正義

括地志云故鉏城在滑州衛城縣東十里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所遷也

因夏民

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

伯因熊髡龍圉而用寒浞注寒國在北海平源縣東有寒亭

以爲已

相浞行媚于内施賂于外虞(娛通)羿于田以取其國家内外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殺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注靡夏遺臣事羿者鬲國在今平原縣)浞因羿室生澆及豷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遂滅后相(注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二國夏同姓諸侯皆仲康子后相所依)處澆于過處豷于戈(注東萊掖縣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后相子)少康滅澆于過后杼(少康子)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

注浞因羿室故不改有窮之號鄒季友曰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據此傳文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疎也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王樵曰國之有民加崇墉之有基下之而不親是自剝其基也易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程子曰艮重于坤山附于地也山高起于地而反附于地爲

人上者觀剝之象當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下剝則上危矣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予視天下 六馬

王應麟曰其一之二章皆述禹之訓蔡傳自予視天下以後謂予五子自稱也然予臨兆民之語恐非五子自稱愚謂此章以韻協之亦可讀陳第曰下古讀虎予古讀舁圖古讀睹馬古讀毋結語不韻一曰下叶音戶與予一韻明與民一韻敬叶平聲亦一韻

林之奇曰杇索馭六馬猶晉人作危語古車一乘四馬兩服兩驂天子車六馬服驂之旁加兩騑也馬在車中為服在車外為驂

惟彼陶唐

趙汸曰左傳注陶唐堯所治今太原晉陽縣也按史記帝堯為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徧檢書傳未有帝堯居陶而以陶冠唐蓋地以二字為名所稱或單或複也張晏曰堯為唐侯國于中

山唐縣然則唐是中山縣名非晉陽也堯自唐侯升為天子號為陶唐其治在晉陽耳舜封丹朱為王者之後猶稱為唐終虞之世以陶唐為號故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也愚按堯為天子都平陽今晉州臨汾縣也蔡傳堯都陶故曰陶唐葢本路史云堯受封于陶改國于唐陶今定陶也然未必可據

關石和鈞

王應麟曰國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龢鈞王府則有韋昭注云逸書也時未見古文故云逸書關門關之征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李善引賈逵國語注曰關通也孔穎達疏關通衡石之用蓋用賈說孔安國謂金鐵曰石未詳愚按歷律志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均四均為石是石為稱之最重故傳云金鐵曰石言絲綿止于斤兩金鐵乃至于石舉重而言則所稱之物皆通之也此見孔穎達疏甚明伯厚云未詳何也

附考蔡傳折閱按荀子良賈不為折閱不市注折閱謂損所賣物價也

胤征

陳師凱曰觀篇中有渠魁脅從之語羲和聚黨助逆明矣仲康于羿勢既未能鋤其根株不可不剪其羽翼故乘日食之變正其昏迷之罪名正言順羿亦不得庇之也使非聚黨助逆則褫職奪邑司寇行戮足矣何至勞大司馬興師誓衆如臨大敵哉

仲康肇位四海

鄒季友曰按夏都安邑在河之北太康立十九年為羿所距遂居河南之陽夏宋開封之太康縣也二十九年崩弟仲康立五子作歌仲康當是其一觀肇位四海之語則諸侯猶宗之為君也十四年崩子相立羿但據冀州河北之地不臣于夏而已未必執夏之政柄故五子之歌但以冀方為言也羿亦好遊田其臣寒浞弒之而篡其位及夏后相自河南遷河北帝丘帝丘宋濮州也在位二十八年方為寒浞之子澆

所弑夏遂中絶者四十年而少康復興焉史記夏本紀略而不書故解者皆未詳考羲和之黨羿與否亦未可知然胤侯誓師之辭詳明嚴正荒酒廢職亦自當致討也王樵曰孔傳謂仲康為羿所立仲康既在五弟之數徯于洛汭不在舊都其不為羿所立明矣

遒人木鐸　官師相規　工執藝事以諫

周禮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孔疏名曰遒人不知其意葢遒訓為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為名也

官師孔傳謂官衆蔡傳官以職言師以道言愚按漢賈誼傳官師小吏注云一官之長此説是周禮之官以師名者甚多相規相規正也蔡傳引胥教誨則主君言

蔡元定曰周景王將鑄無射泠州鳩諫曰匱財罷民魯莊公丹楹刻桷匠慶諫曰無益于君而替前人之令德執藝事諫此類是也

辰弗集于房　瞽奏鼓　嗇夫馳　先時後時

孔疏房或以為房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為大火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于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于房星以太遲太疾惟可見歷差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目見以此知必非房星也愚按孔傳房所舍之次本不指房星言左傳引此句注亦云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蔡傳掩蝕于房宿與古注不合鄒季友曰蔡傳言仲康即位之

次年方征羲和而此章引唐志又云五年方日食然以經文肇位二字觀之當從前說按經世書以仲康征羲和為元年事則是即位之次年也古者踰年改元王應麟曰大衍歷議云新歷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按皇極經世仲康元年壬戌征羲和五年丙寅與歷不同

孔疏古者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周禮救日月太僕贊王鼓鄭注救日之時王親鼓之太僕乃贊之穀梁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

所陳既多皆樂人伐之

左傳疏鄭注覲禮云嗇夫蓋司空之屬漢志嗇夫掌幣吏庶人之徒也

孔疏時謂四時節氣弦望晦朔袁黄曰推算日食如應在午時三刻及食之時其時刻在前則為先時在後即為後時羲和罔聞知是前不推算蔡以為後時之誅恐誤

威克厥愛允濟

闕

曰孫武子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使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或問胤征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言先威也孫武先愛何也曰書之所稱仁人之兵也武之所言戰國之兵也王者恩信素孚民已親附及其用之惟患少威耳戰國之時素無恩信民心未附驟而驅之即戎若非先之以文德後以威嚴繼之幾乎不以國予敵也唐太宗以胤征云云問

李靖靖曰愛設于先威設于後不可反是也尚書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于始故孫武之言萬世不易陳龍正曰威克非以仁為後也法制不嚴申勑不明則玩而多犯多犯則不容不多殺威者有威可畏也可畏則莫敢犯莫敢犯則可以不戮一人威之所以豫令避死也正其仁也孫武禳苴尚為得之王式戮徐州銀刀已為不仁楊素盡斬嘗敵退歸之卒直坑之耳豈所謂威克乎王樵曰蔡氏訓愛為姑息非也

循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豈非愛之謂乎若曰姑息僨軍之道也豈但無功而已

商書

湯誓

蔡傳湯號也或曰謚湯名履顧炎武曰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之義也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肖

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自啟至發皆名也夏后氏之季始有以十干為號者桀之癸商之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皆號以代其名自天乙至辛皆號也商之王著號不著名而名之著于經者二天乙之名履辛之名受是也曰湯曰紂則亦號也號則臣子所得而稱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商頌曰武湯曰成湯曰湯孫也自夏以前純乎質故帝王有名而無號自商以下浸乎文

故有名有號而十干之名不立愚按檀弓云死謚周道也謚法至周始備然商時疑已有之仲虺誥曰成湯商頌曰武湯湯是號成與武則皆謚也蔡傳或曰謚湯此語當刪王柏曰書序云湯升自陑與桀戰鳴條之野作湯誓今詳舍我穡事及今而音朕必往語此非鳴條決戰之誓乃亳邑興師之誓也亳衆未明弔伐之大義故以不恤穡事爲疑及誓言出而衆心釋然鳴條之役所以不煩再誓也

王曰
孔傳湯稱王則比桀于一夫疏云湯于伐桀之時始稱王周書泰誓稱王亦在伐紂之時鄭玄以文王生稱王謬也蔡傳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金履祥曰湯武興師之日張子所謂一日之間天命未絶則為君臣天命既絶則為獨夫者其在斯時乎夫天命已屬師徒既興則桀紂即獨夫矣豈待南巢牧野之後天命始絶哉且湯武既已興師而猶自稱諸侯以令于

衆則是以諸侯而伐天子名實俱不可也然則稱王誓衆理固然矣而必謂史臣追書不幾于嫌聖人而文之哉

仲虺之誥

孟子注萊朱湯賢臣一曰仲虺左傳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為湯左相國語注摯疇二國任姓奚仲仲虺之後書序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大坰地名孔疏自

定陶向亳之路

放桀南巢

史記正義括地志云廬州巢縣有巢湖即成湯伐桀放于南巢者也淮南子曰湯敗桀于歴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孔傳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疏云安邑在亳西湯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陑升者自下向上陑當是山阜之名歴險迂路為出不意故也

陑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陑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也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竹書紀年夏桀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朡戰于郕獲桀于焦門放之南巢三歲死于亭山愚謂湯之興師本為民請命原無殺桀之意當時韋顧昆吾皆助桀為惡者其國皆在東方而三朡在今定陶亦必桀之與國也升陑

渡河迂道安邑之西以伐之正欲使之東向奔逸自求生道桀戰不勝遂由三朡而竄南巢因放之于此焉疏云湯縱而不迫故稱放此言得之葢湯之放桀與武之伐紂氣象判然不侔若如孔氏所云出其不意是掩敵之不備以求勝也聖王以義行師豈為是哉

天乃錫王勇智　纘乃舊服　兹率厥典

蘇傳聖人之德凡仁義中和之類皆可以學至惟勇

也智也必天予而後能非天予而欲以學求之則勇智皆凶德也漢高祖識三傑于中人之中知周勃陳平于没世之後此天所與智也光武生平畏怯見大敵却勇此天所與勇也豈可學哉若漢武帝唐德宗之流則古之學勇智者也足以敝其國殘其民而已故天不予是德則君子不敢言勇智短于勇智而厚于仁不害其為令德之主也

黄震曰纘禹舊服古注云纘禹之功統其故服葢指

弼成五服之服以繼有天下也蔡注未必然

陳師凱曰禹有典則貽子孫典即指為禹之典章亦通孔傳云循其典法祖宗所服行典章不肖之子孫失墜之而異代之聖賢修復之往往而然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改過不吝

王樵曰聲色者誘人之穽故曰不邇貨利者侵德之莠故曰不殖漢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如何欲效唐虞之治或問漢高帝初入關婦女無所幸財寶無

所取其氣象亦與湯類乎曰高帝雄才大畧豁達有為非有本原潔清之學安得與智勇天錫者同論哉抑聲色之溺人尤深于貨利高帝于金寳財物隨取隨棄甞捐金數萬斤如土苴及其終也獨妮妮一戚姬而不忍釋以是知湯之不邇聲色尤為不可及也仲虺頌湯不曰無過而曰改過葢過雖聖人不能無也今夫金有疵玉有瑕必見于外故君子不隱所短不憚更也淩歷鬬蝕天之過崩陀竭塞地之過卒不

累覆載者何善復常也湯之不吝改過所以能復于無過也

初征自葛

鄒季友曰漢志葛伯國在陳留寧陵縣葛鄉唐隸宋州東距南亳六十里經世書紀年云湯戊寅歲征葛越十八年乙未伐桀按征葛事詳孟子蓋孟子時湯征等篇尚未逸

能自得師者王　自用則小

王樵曰能自得師孔傳以為求賢聖而事之是已猶未盡如魏文侯魯繆公之于子夏子思固曰師之矣然子夏子思之所以為賢二公未必知之也宣帝為元帝得蕭望之可謂得師矣然望之之所以為賢元帝固不知也皆非自得師者也師在我而不在人也歐陽修曰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為明主而常至于昏者其故何哉患于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于中則視聽惑于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舉

國之臣皆可疑既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見而自用則多失多失則其臣之忠賢者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而反堅其自用之意于是君臣交勝而邪佞者得以乘隙而入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為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所助必忘其邪佞也與之併力以拒忠賢人主至惡忠賢而喜邪佞天下未有不亂者也仲虺之戒湯曰自用

則小以湯之聰明其所為必不至于繆戾矣然仲虺
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用人而不自用然後
得為聰明也

湯誥

孔疏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次在仲虺之
後

至于亳

王樵曰亳湯之都說者不同鄭玄以為河南偃師縣

漢書音義臣瓚以為湯陰亳縣杜預以為梁國蒙縣北有亳城皇甫謐以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為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疏家亦不能斷今以經文考之湯之亳即盤庚所謂適于山用降我凶德者也此惟偃師為是穀熟非依山之邑蓋因相土嘗居商丘左傳陶唐氏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相土契之孫商丘穀熟俱在梁國故後人以穀熟為亳

因商丘也以寧陵為葛因穀熟也凡地名相沿多有不足據者或指一亭一城一鄉以為證或指有古人之墓亳城豈必湯都葛鄉豈必葛國湯冢伊尹冢安知非箕山許由冢之類也愚按孔氏書序傳云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亳偃師也皇甫謐以蒙縣北亳穀熟南亳及偃師西亳為三亳蔡氏立政傳從之湯自商丘遷偃師斷當以孔傳為允史記正義亳偃師城也商丘宋州也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也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西十四里本帝嚳之墟湯所都然博考

地志葛國遺跡惟寧陵有之一統志寧陵縣有葛城在歸德府西六十里歸德古商丘也而蒙縣穀熟去商丘又甚近蒙縣在商丘北五十里穀熟在商丘東南四十五里大抵蒙縣穀熟皆因商丘而訛耳湯遷偃師當在克夏之後

若有恒性

陳師凱曰諸家解若有恒性皆屬下文以為皆君之事蔡氏獨屬上文此章蔡說最優王綱振曰性萬變而不遷其善猶水萬變而不移其濕故曰恒時解只

說得性之同耳

賁若草木

孔傳天下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表黄曰喻在先正意在後是倒句法若以草木敷榮形容天命之不僭則意短矣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　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按湯崩而太甲即位改元此古注也蔡傳引蘇氏説

以崩年改元為亂世事然商人尚質安見必無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為首也歐陽永叔云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耳古不以為重也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凡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其謂一為元亦未嘗有意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為重事矣吳淵穎萊亦云王者始得天下闢改正朔正謂子丑寅月朔月一日也日月相合故曰合朔史歷書注云子正以夜半為朔丑正以鷄鳴為朔寅正以平旦為朔是三代改正亦改朔也未

聞改元商訓稱元祀春秋書元年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將以志人君之在位久近也非王者以是為重事也據此則子瞻所云不必引矣十有二月孔氏以為商王之建子月是也左傳梓慎曰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其的證也蔡傳正朔改而月朔不改其說非是元人張敷言曰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太甲之三祀十有二月皆建子月非正月也或疑嗣王祗見與嗣王奉歸豈可不在正月曰後

世嗣王冕服考之顧命固有常儀何待正月況放桐之舉人臣大變伊尹之心何如哉朝而自艾夕當復辟尤無待于正月也　黄度曰嗣王踰年改元此十二月乃商正月商周改正朔以一號令而詩書紀月不改夏正天時不可易也蘇傳說與此同　王樵曰嗣子踰年即位改元古今之達禮公羊言之詳矣公羊傳縁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縁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　元祀十有二月者湯崩之踰年太甲即位改元之祀也商以建丑為正故以十二月即

位改元也愚按以上說與注疏不合據方麓云史官紀年則用正朔歴官紀年則用正月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惟三祀十有二月朔獨非史官所紀乎公羊所說是周制未知商制如何然前説要不可廢備存待考

蔡傳伊姓尹字陳大猷曰尹自稱曰尹躬其非字明矣孔疏據孫武子呂覽云名摯或自有兩名或更名皆未可知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孔傳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居位主喪疏云據經序及傳太

甲本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别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説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語是其踈也又云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元祀乃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為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始知祠實是奠非祠宗廟也愚謂太甲繼湯自應據書序程子亦主此説

說者以孟子同史記為疑不知古人謂歲為年二年四年皆不可立乃立太甲孟子何嘗誤史記蓋因孟子誤耳胡五峯宏辨之曰三王家天下定于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死弟及非所謂敬宗尊祖且本支亂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哉成湯伊尹戮力創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乎公儀仲子舍孫立子言偃問曰禮歟孔子曰否立孫夫孔子殷人也宜知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為是此以義理知其非者一也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諸賢君皆立子其立弟者盤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若立弟為先王之制豈有聖賢者皆不遵而沃丁小甲諸君反能尊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史遷陽甲紀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

子或更相代立比九世亂考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既以廢嫡立弟生亂則湯未嘗立外丙明矣不然湯首為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亦事實知其非者三也邵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壬名此亦歷數知其非者四也或曰趙岐注孟子從史記程子謂古人以歲為年朱子兩存其說史記湯壽一百歲而崩豈有人年九十餘而生子乎當從史記為是愚謂耄年生子古人多有之如武王九十三而崩成王時方十三歲又有弟叔虞此可證也況湯壽百歲于經無考史言豈足深信

祠于先王謂祠祭祖廟也祭法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七廟之制自商已然太甲改元必無不告祖廟之理喪三年不祭故伊尹攝而行事焉祗見

厥祖方及成湯吳氏此說是也但踰月改元孔氏以
臆解之商制無可考既以先王為祖廟則不必從注
疏奠殯而告之說矣且商頌云玄王桓撥玄王商太祖
契也契稱玄王安知商初無追王之禮乎注疏謂先
王為湯既誤蔡傳又引吳氏云太甲服仲壬喪為人
後者為之子也尤誤又云喪主不離殯側何待祇見
曰祇見則湯已祔廟矣此說雖似有理然經云奉太
甲祇見是主伊尹言之祠祭有主有尸曰祇見則不

然孝子不敢死其先人故以祗見為文耳必不在祔廟之後王樵曰覲先王厥祖上下異文則先王是湯之先廟厥祖是湯可知且于先王曰祠而于厥祖為祗見祠是祭祗見非祭也祠先王曰伊尹而見厥祖曰奉嗣王是廟中之祭攝于伊尹殯前之告非伊尹所攝也又曰蔡氏云先王湯也又云徧祀商之先王蓋以外丙仲壬為先王而不知湯以上尚當有先王也如其言先祠丙壬後見烈祖無乃非序乎若以先

王中有湯則下祇見為複矣既以所居為仲壬之喪則仲壬亦未在應祠之内又曰蔡氏必以太甲為居仲壬之喪則王徂桐宮居憂為居誰之憂乎依湯之墓居壬之喪伊老無乃迂于事乎況經文述湯事一則曰今王嗣厥德一則曰肆嗣王丕承基緒一則曰今王嗣有令緒皆明為太甲繼湯後之辭若中間有外丙仲壬其文必不如此蔡仲默過于不信書序所以不用其說方麓之說與余悉合因并録之

造攻自鳴條

孔疏今河東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為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考昆吾地在濮陽與桀異處不得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

檢身若不及

孔疏檢謂自攝檢也檢勅其身不自大以卑人不恃長以淩物

三風　其刑墨

孔疏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為巫風逸樂過而無度故曰淫風愛憎乖錯政必荒亂故曰亂風風如朱浮所云伯通中風狂走

孔傳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額涅以墨愚按肉刑自古有之左傳昏墨賊殺謂其有昏墨賊三者之罪則皆當殺是墨者罪之名也此云其刑墨是指五刑之墨刑之名也劉侍講說非是朱子曰臣下不匡之刑

蓋施于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賀則誅其羣臣本朝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澄樞李托之類是也

德罔小不德罔大

德不德字當一斷孔傳修德無小爲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致疏云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按此即惡有

類之説

尚書埤傳卷七

尚書埤傳卷八

吳江朱鶴齡撰

太甲

阿衡

阿孔傳訓倚疏云古人讀阿倚同音故阿作倚也王安石曰阿大林之有助者保其君如阿平其國如衡蘇傳阿衡尹之號猶太公號師尚父師其官也尚父

其號也

顧諟天之明命

經典稽疑顧諟天之明命孔傳言敬奉天命以順承天地讀書管見云明命只是天之眷命猶云畏天之威耳大學引此以釋明德是斷章取義如緝熈敬止之類今釋書者豈得據大學而以為我之明德乎若以為即明德後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將何以釋之乎

西邑夏　自周有終

人主所居謂之邑此曰西邑夏武成曰大邑周是也

詩亦曰商邑翼翼

忠信為周蔡傳因孔朱子語錄云自周二字不可曉

或云周當作君篆文相似而誤此說了凡取之

慎乃儉德

太甲欲敗度縱敗禮故伊尹以儉德為之砭昔人有

言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嘗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

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矣此論于繼體之主尤切

省括　欽厥止

矢括孔疏矢末也說文矢括築弦處程泰之云矢之尾末歧而銜弦處也

近思録云心有主則虛又云心有主則實有主者敬也朱子曰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則曰實只是一時

事程子謂中心無主如虛器入水破屋致寇故言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

習與性成

王樵曰書中言性始自成湯再見伊尹性字從心從生六書有會意有假借天命之性此會意也人之生受于天而生之理具于心是之謂性其動則為情此性之所以得名也習與性成性相近習相遠堯舜性之比等並假借也但取生字為義若曰天所生為性人所為曰習耳孟子道性善成湯之意也夫子言相

近伊尹之意也此解本之新安陳氏見大全魏太常校云若謂性相近一言正是論性之所以得名則荀揚韓子三品之說皆不謬于聖人而孟子所云性善反為一偏之見矣陳啟源曰方麓辨性義極精但分為會意假借則失六書之旨按徐鉉說文序云假借若本無其字依聲託意令長是也蓋令本號令之令假借為縣令之令長本長短之長假借為官長之長與本字意義無涉特取其聲音相同而用之今性是本性保守此

性便是性之恒性之性是本性也性習之性是性之
也非二也正如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兩誠字雖不
不同豈得分為六書之二體哉

桐宮居憂

史記正義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
甲所放處也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按桐宮
居憂是于湯墓行諒陰之禮其為服成湯之喪明矣
古者天子七月而葬太甲居喪必多違禮故因葬而

營宫于此使之哀慕思過本是宅憂特稍變其禮耳豈眞有放廢之事乎孔疏云使之逺離國都往居墓側與放逐事同故後人亦稱放也此語得之

惟三祀十有二月

孔傳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舜典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與此文異疏云祥禫之制前儒不同按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内又禫祭服彌寛變彌數也此孔傳謂二十

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爲間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之祭凡二十七月與孔異今用鄭氏之說

王拜手稽首

魏了翁曰臣于君稽首敵以下頓首拜手稽首者頭先至手後乃至地也朱子曰疏言稽者稽留之意是首至地之久也

欲敗度縱敗禮

眞德秀曰欲者嗜好也縱者肆放也奉身當有法度嗜好無節則敗度修德當有禮儀縱肆不恭則敗禮此觧勝蔡

同道罔不興同事罔不亡

眞德秀曰道舉全體而言事特一端耳必同道乃興宋襄不禽二毛自比文王一事同而他事之不同其能有興乎茍同其事三風十愆或有其一無不亡者蓋興之難而亡之易如此

有言逆于汝心至必求諸非道

吕公著曰人君雖有好賢之心而賢猶或難進者蓋君子志在于道小人志在于利志在于道則不為苟容志在于利則求為苟得忠言正論多拂乎上意而佞辭曲說多媚于君心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每易入不可不察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人主誠操此說以觀臣下之情則賢不肖可得而知已

君罔以辨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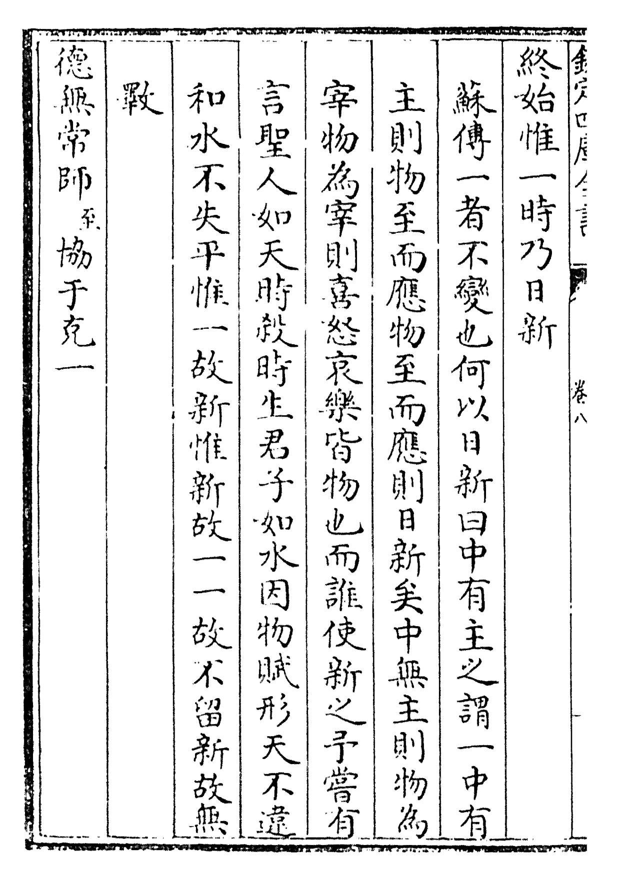
王安石論事上下古今貫穿經史人莫能難神宗信用之輕改祖宗法度是辨言之易惑也霍光既立宣帝猶柄政權卒之禍萌驂乘君臣之誼不終是寵利之難居也此二者豈中材以下所能為哉志鋭于圖治功高于不賞固伊尹之所宜進戒也若嗇夫之喋喋利口鄙夫之患失容悦又不必以之語太甲矣

咸有一德

尹躬暨湯　爰革夏正

陳師凱曰人臣當先君後已善則歸君今曰尹躬暨湯則臣先君曰咸有一德則臣儕于君何也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則一德自尹而授湯者也據實告君何嫌之有

按漢孔氏謂湯始改正朔鄭康成謂自古改正朔葉少蘊主鄭說林少穎云革正之事古未嘗有蓋始于湯而武王因之此說是



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蘇傳一者不變也何以日新曰中有主之謂一中有主則物至而應物至而應則日新矣中無主則物為宰物為宰則喜怒哀樂皆物也而誰使新之予嘗有言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違和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留新故無斁

德無常師至協于克一

陳氏曰德而師于善資于人者不敢遺所謂惟精也善而協于一返諸内者不敢賾所謂惟一也伊尹樂堯舜之道其淵源甚逺邵寳曰協于克一何以不言心一即心也易咸之九四言貞而不言心亦此意心一于理而無心心之正也若憧憧往來之私則何一之可協乎協之而猶判涣猶不一也故言一而必曰克

七世之廟

古今考七廟之制自商時已然廟皆南面太祖居中左為昭右為穆廟主在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羣昭南向羣穆北向祔昭遷昭祔穆遷穆遷其主于太廟之夾室朱子曰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王樵曰按禮祖廟自天子至官師其制不同官師謂諸有司之長止及禰于禰廟并祭祖適士二廟祭祖祭禰皆不及高曾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

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自下而上至于七廟蓋不可復加而宗不在數中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穆世次親盡則遷周至穆王時文王親盡當祧共王時武王親盡當祧以其有功當宗謂之文世室武世室亦皆百世不遷漢無七廟之制每帝輒立一廟不序昭穆景帝尊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宣帝又尊武帝為世宗皆世世

不毀光武中興于洛陽立高廟于南陽舂陵立四親廟明帝遵儉自抑遺詔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後帝相承皆藏主于世祖之廟自是同堂異室之制迄今莫之能改又按商有天下以契為太祖周有天下以稷為太祖緣稷契皆有功德在人湯武實承其緒不得不以為太祖後世若漢高帝唐太宗宋太祖則皆無所因宜為一代之太祖其所追尊之祖考在其身則為近親以後世子孫論之則親巳遠其廟當

以次祧而功德又非商周稷契之比唐宋既以躬自

剏業者爲太祖又以太祖所追尊之第一室爲始祖

既爲太祖又有始祖是廟有二祖也二祖皆不可祧

太祖常厭于始祖合食之時不得正其太祖之位歷

代議者每致疑于此朱子主王荆公之說謂始祖不

可祧太端有五篤生聖人始祖不可謂無功德一也

推太祖之心亦欲尊崇其親二也始祖之廟不毁然

後始祖之次當祧者可藏主于始祖之夾室若祧始

祖則當藏主于太祖之夾室以祖考而藏主于子孫之夾室于義為不順三也若為始祖别立廟則有原廟之嫌四也太祖功德配天所伸之祭至多惟廟享為始祖屈所屈之祭至少五也其義精矣雖然始祖既不得比稷契稱太祖而以子孫之故强居太祖之位義終未安必俟有議禮之聖人然後能定不然姑守朱子之說可也

盤庚

鄒季友曰按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誥則三篇皆誥辭朱子謂殷盤周誥不可解今蔡傳于盤誥諸篇闕疑處甚少恐非朱子本意讀者于其强通處略之可也王柏曰契始封于商八遷而後都亳湯以七十里有天下此興王之本後世子孫不可輕去者也是時濱河之郡近古冀都壤沃土豐民稠物阜人之所共趨亳在中土去河稍遠湯始大而未盛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曰囂音敖曰相曰耿曰

邢皆以河為境常人知利而不知害雖數有水禍時圮而不悔者正以厚利而奪其避患之心也盤庚賢君也不忍民之相胥淪墊治亳殷而歸于先王剏業之都非為巳利也為民避患也故其言誥戒諄勤而無怒民之意又以小民之憚遠遷者皆世家巨室溺于貨賄動以浮言扇惑故誥其臣特詳自是高宗祖甲相繼百年殷邦乂安其後武乙復遷河北國内衰微至紂而亡以是知盤庚之能

慮遠賢于祖乙諸君也

五遷

程伯圭曰亳殷在河南偃師縣西南二十里尸鄉之西因溵水得名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孔安國云殷者亳之别名集傳今河南偃師是也程謂殷之得名以溵水按溵水在今開封府鄢城縣與亳無涉五遷謂西亳南亳囂相耿也仲丁自商丘遷囂今鄭州滎澤縣西南滎陽故城殷時囂地也河亶甲居相今相州内黄縣東南有故殷城是也祖乙圮于耿自祖乙至盤庚凡七世都耿今河

中府龍門縣有故耿城是也自盤庚乂傳八王至武乙復遷河北愚按蔡傳引史記祖乙遷邢今順德府城相傳為祖乙都然未必實平陽府吉州南耿城是祖乙遷處臨大河隋置耿州名取此又按史記索隱云祖乙遷于邢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據此則邢乃耿之訛音相近耳五遷之說沙隨程氏與孔傳不同疏引馬融云五邦謂商丘亳囂相耿也此說是

爾祖其從與享之

孔傳大享烝嘗也疏云周禮司勲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勲詔之是功臣得與祭烝嘗也不言礿祠者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也烝嘗尚及功臣則禘祫可知也近代以來惟禘祫大祭功臣配食時祭不及

王庭

吕祖謙曰已離舊邦未至新邑則王庭蓋道路行宫

如周禮掌次設車宫帷宫是也

爾何生在上

黄震曰汝何生在上古注以上為人上蓋對民責臣之辭也諸家從之蔡觧以上為天愚恐生在天三字為文意有未安

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黄度曰盤庚患其民不從令故假鬼神以懼之是乎曰否古人必畏天必敬神明必省禍福是故國家誥

命必發于宗廟而誓誥必臨之以鬼神心知敬戒則神祇祖考懔乎常在上也盤庚所云非斷假設道固然耳

適于山

附考蔡傳成臯漢志河南郡有成臯縣注云即虎牢也轘轅山名在河南緱氏縣東南薛綜云山阪十四曲將去復還故曰轘轅降谷未詳當亦在河南愚按此三亳與立政篇傳不同亦孔疏所引鄭注但于史傳

無考蔡氏以其地皆岩險故引以釋適于山之語耳

母總于貨寶

黄度曰總于貨寶言專利也貝玉貨寶之戒至此凡三遷都異論實始于此大河之瀕財貨豐殖民不盡力于常産機巧趨利有勢力者常擅其權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韓獻子曰不可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夫近寶之地必有竊持其權者而利歸于下

晉大夫所以樂往商諸臣所以重去皆爲此也堯舜禹皆都冀惟湯居河南不惟祖宗王業所基豫州之境地最平廣井法行焉盤庚遷于寛平之地將均土田置常産以興治化茍士大夫趨利之俗猶在則民無所觀壊法亂紀必自茲始所以反覆切戒之也

說命

章如愚曰孟子舉書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趙岐注云書逸篇蓋此篇本古文出于漢後故岐未之

見爾

亮陰

附考蔡傳倚廬翦屏柱楣儀禮疏云倚廬者孝子所居在門外東壁倚木為廬也翦屏者士喪三虞之後改舊西向開戶翦去戶旁兩廂屏之餘草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竪柱施梁乃夾戶旁之屏也朱子曰柱字似是從手不從木葢始者戶北向用草為屏不翦其餘草至是改而西向乃翦其餘草始者無柱

與楣簷著于地至是乃施楣及短柱以拄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

夢帝賚予良弼

唐順之曰高宗之得傅說也以夢叔孫之得豎牛也亦以夢夫叔孫之于豎牛以惡幾感之者也高宗之于傅說以善幾感之者也是故君子必慎所感

說築傅巖之野

孔疏殷本紀云武丁得說舉以為相遂令傅險姓之

號曰傅說鄭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為氏按書序直言夢得說不言傅或如馬鄭之言蔡傳築居也愚按孔傳云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之說賢而隱代築以供食孟子亦云傅說舉于版築之間而蔡氏獨不取何也以築為卜築恐未安虢地有二此與虞相近則西虢也在漢河東大陽縣今平陽府平陸縣王應麟曰吳才老書傳以築為居蔡九峯因之仍當從

古注

后從諫則聖
受言爲人主之盛節後世漢武帝唐文皇之流亦嘗
朝上書夕報可至不吝爵賞以來之然未能邁往力
行者好名而無實之過也蘇明允有言臣能諫不能
使其君必納諫非眞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其
臣必諫非眞納諫之君欲其臣之必諫無他惟舍己
以從之而已
明王奉若天道

孔疏天有日月照臨晝夜猶王官之伯率領諸侯也北斗環遶北極猶卿士之周衞天子也五星行于列宿猶州牧之省察乎諸侯也二十八宿布于四方猶諸侯為天子守土也

惟天聰明

張子曰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天之不測謂神神之有常謂天有常而不測所以為聰明

惟口起羞

按記云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人溺于民皆在其所玩也然水遠則無犯民敬則罔失惟口易出難悔其溺尤甚于水與民也故曰辭寡者言必著令數者汗難反

官爵

按蔡傳引論定後官謂品其才行堪居此職乃使居之任官後爵謂其人稱職乃實授之如知縣是官文

林郎是爵王綱振曰衣裳命有德官爵惟賢能皆用

人事説郄分疏作誨蓋衣裳干戈是建樹貶削之事

以公侯伯子男言也官爵賢能乃考績黜陟之事以

公卿大夫士言也

動惟厥時

王氏曰事固有善而非時所宜者善如葛裘之良時

如寒暑之候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張栻曰高宗恭默思道夢賚良弼非知之明哲者不能君奭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而不及傅說蓋發高宗之知者甘盤也說啟告之曰知非為艱在此身實履之耳若高宗未克知之而告以知之非艱說不幾失言乎

甘盤　自河徂亳

按君奭篇歷序殷之賢相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則甘盤嘗為高宗之相矣孔氏君奭傳云高宗即位

甘盤佐之後得傅說是言傅說之前有甘盤也唐孔氏以為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或然

黄震曰自河徂亳蔡傳甚明亦本之古注蘇氏書傳雖以遯野為甘盤而小蘇氏作古史亦以遯野為高宗也愚按楚語云昔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蘇傳作甘盤說豈失記此耶

人求多聞至乃有獲

眞德秀曰學惟理明則舉而措之行事比求多聞建事之意也古者學與事為一故精義所以致用利用所以崇德本末非二致也後世學與事為二故求道者以政事為粗迹任事者以講學為空言不知聖人未嘗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無事之理也管商言治而不及理是無理之事也味說之言則古帝王之正學明矣范純仁曰人君不學則聞見狹而智不明聞見狹則遠大之言不能用智

不明則邪佞之説得以欺黄度曰事不師古而刱意立新則源流不接損益無章必無可繼之功高宗恭默思道專求之于内學聚問辨恐或缺焉故説以求多聞獲古訓為論學之首亦教其所不足也

惟斆學半

泰誓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三代以上師道在君斆正王者事也

監于先王成憲

大全陳氏云此學之準的極是古人爲治即是學後世始分爲二耳

旁招俊彥

朱子曰古大臣以身任天下必有待于衆賢之助而廣求于無事之時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達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眞

先正

鄒季友曰蔡傳此章從孔氏訓正爲長君牙文侯篇

又訓先正為祖父按詩雲漢禮記緇衣亦皆訓長宜

歸于一

高宗肜日

鄒季友曰按說命篇首稱王此篇首稱高宗史臣不應逆書廟號史記謂祖己諫于高宗時作書于祖庚時蓋亦因篇首高宗二字而曲為之說耳篇中絶無以前王戒後王之意且稱祖己曰者乃史臣之詞非祖己自作之書也此必祖庚肜祭高宗

之廟而祖己諫之故有豐昵之戒詞旨淺直亦告少主語耳肜祭高宗而曰高宗肜日謂于高宗之廟肜祭之日也如仲康命胤侯而曰胤侯命掌六師高宗命傅說而曰惟說命總百官書中如此者多乃史氏立言之法也小序不察遂以為高宗祭成湯後之解者又泥于小序雖馬氏釋昵為禰廟蔡傳亦云非湯廟然皆未得其說故詳論之此說極有理

越有雊雉

書疏雉升鼎耳而雊故孔傳以為耳不聽之異劉歆以鼎三足三公象也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呂祖謙曰失道之君與天隔絕災異之應常遲聖賢之君誠格天心災異之應常速高宗恭默夢賚神明素與天通聰明憲天修德復與天合故祭祀一過豐飛雉隨即應之其過于厚亦過也于此見天之警君無私亦見天之愛君甚篤

天既孚命正厥德

黄震曰天既信其賞罰之命以正民之德而民猶以為無如我何此民之愚也王之事天正此而已豈祀何益此肜日一篇大旨古注為是蔡氏謂孚命者天以妖孽譴告之言民者不敢斥言高宗恐求之過

典祀無豐于昵

黄度曰傅說曰黷祖己曰昵一也秦漢以來人主不求神仙即興祕祀大抵畏死耳覩祖己非天天民一

語高宗昵祀疑為祈年秦漢寳雞神光皆是此等然則雊雉不足怪也高宗固能知鬼神之情狀者而未免以妖壽二其心則害道此祖己所以為作訓也

西伯戡黎

金履祥曰商自祖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城自潞至衛計三百餘里耳則黎者商畿内諸侯之國也西伯戡黎蓋武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耆為戡黎于是傳注皆以為

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為至德而傳稱文王率殷之畔國以事紂則戡黎之役文王豈遽然稱兵天子之畿内乎然則文王固嘗伐邘伐崇伐密須矣而何獨難于戡黎葢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專討之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况畿内諸侯乎三分

天下有其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耳文王固未嘗稱兵南國也而豈有畿內之師乎紂殺九侯醢鄂侯文王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何況兵加畿內祖伊之告如是其急也以紂之悍而于此反遲遲十有餘年恬不知忌乎故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諸儒皆以為武王其說是也昔者紂嘗為黎之蒐則黎者黨紂濟惡之國也武王觀政于商則戡黎之役或者所以警紂耳而終莫之

悛所以有孟津之師與覲祖伊之言曰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即喪則是時殷已阽危亡無日矣故胡氏遂以為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其非文王也亦明矣然則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戡黎列于商書以商視周蓋西伯耳殷之制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已命為伯受圭瓚秬鬯之賜見孔叢子則周之為西伯舊矣非始自文王文王因之受專征之命爾武王未伐

商襲爵猶故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洧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西伯曷來然則武王之嘗為西伯復何疑哉史書佔畢曰考汲冢竹書帝辛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書于呂望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自武王之立以至克殷始終西伯之外無他稱焉始信戡黎之舉灼然出于武王也愚按祖伊所告情詞危迫其為武王甚明但胡五峯吳才老吳幼清皆以戡黎為伐紂渡河時事則不然黎在河北武王會師孟津方渡河其日月皆可考渡河之後直抵紂都

不應復分兵畿內為戡黎之役金氏說得之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

王應麟曰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乃河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亡則商震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周以殷墟封衛狄人迫逐黎侯衛為方伯連率不能救而式微旄丘之詩作唇亡齒寒衛終為狄所滅衛之亡猶商之亡也秦拔上黨而韓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其可忽哉

指乃功

王十朋曰指乃功與惟府辜功之功同辜功猶言罪狀

微子

孔傳微圻内國名鄒季友曰微國名在東郡聊城今博州聊城縣有微子故城孔疏微子名啓避景帝諱作開啓與其弟仲衍皆是紂之同母庶兄愚按吕氏春秋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此所謂同母庶兄也史本

紀云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母正后立為嗣即紂也蔡傳微子紂庶兄蓋用史記說呂氏之說難通

前人已辨之

父師少師

孔疏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宋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不知為父為兄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皆以為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據經

云父師鄭王說是比干不言封爵未詳家語云比干是紂之親知是諸父

我用沈酗于酒

孔疏人以酒亂若沈于水故曰沈酗說文酗醟音水也謂飲酒醉而發怒沈酗紂自為微子歸之我者蓋以君為體視同已過如五子之歌曰萬姓仇予

乃罔恒獲

陳師凱曰有罪罔恒獲紂為逋逃主如楚無宇之閽

逃入王宫執法者不能得之也

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　若之何其

孔傳我念殷亡發疾生狂在家耄亂欲遯出荒野陳

啟源曰蔡解雖可通古注為當蓋上言紂亂已詳此

問自處所宜故為更端之辭不得更説紂也遜荒乃

自指已顯去之之意故箕子以王子出廸答之鄭伯

熊曰其語助辭齊魯之閒聲讀如姬禮記何其義與

此同

犧牷牲用

鄒季友曰孔傳以用字屬上句云器實曰用疏云犧牲為俎之實黍稷為簠簋之實蓋與泰誓犧牲粢盛既于凶盜同意蔡傳以用字屬下句則語殊不安不如孔傳為優也

金履祥曰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興也夫祖伊之辭在于儆紂而初不及于咎周微子箕子祖伊在于歎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

之必興蓋微箕諸公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于紂之必亡商之不可不伐知之甚審諸人豈舍理而論事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所以處微子者不過行遯而已孔氏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之叛棄君親而求為後之速也此必不然也左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之說尤傳之訛也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遯則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

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賓王家備三恪何不即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庚乎吾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謂微子者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為生民請命使生得紂放廢之而已必不加刃其頸也既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為紂冢嫡父死子代則面縛銜璧衰絰輿櫬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示不絕紂也

若微子則遯于荒野是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恩禮舉行殆遍獨未及微子以微子遯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畔卒于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微子于此義始不可辭耳奔周之説毋乃躁謬矣乎至于比干箕子俱以死諫比干逢紂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囚之為奴為奴如漢法髡鉗為城旦舂論為鬼薪是也而説者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之揚雄美新

擬易可以自負于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他日之必訪也而顧不死以待之哉鄒季友曰按論語言微子去之是不仕于王朝而遯去耳初不言其歸周也左傳言銜璧輿櫬史記言牽羊把茅皆必無是事以商王同父之兄而自歸于武王是忘君辱身而先亡其宗國矣微子必不為也武王以箕子歸封之朝鮮若微子歸周武王必封之豈待成王蔡氏當闕左傳史記之妄不必辨其歸周于克殷之後也用學記聞宋世家武

王克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按面縛者縛手于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丹鉛錄肉袒面縛出于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究之抱器入周必無是事論語所謂去之去紂都也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史記考異周本紀云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微子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殷本紀云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又云殺比干觀其心又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就殷紀論之與太師少師謀者引尚書之文指比干箕子也微子去比干死箕子囚所謂太師少師持祭樂器奔周者乃指樂師周紀所謂太師疵少師彊奔周者樂師名也因太師少師之號相同記事者遂有此誤 王樵曰

原微子出迪之意固為臣僕與箕子同心終武王之世微子無爵蓋武王亦成其志而不輕屈之也樂記云武王下車投殷之後于宋殷後武庚也曰于宋者誤也因此知箕子亦無封于朝鮮之事箕子已言罔為臣僕受封朝鮮即臣矣觀洪範稱訪中間曰汝曰乃皆尊以師禮為不臣之明驗箕子既不屈武王亦成其高蹈或常居于朝鮮而非受封也朝鮮越海在荒服之外恐非周之疆土箕子居之東夷化之惟以

為受封則不可朝鮮既非周土箕子又不可臣武王何取虛名而封之哉封之亦不受也愚按史記武王克紂封箕子于朝鮮史遷多謬不足信漢書地理志云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不言封國近之然箕子適朝鮮必在武王克商之後如泰伯之逃荆蠻朝鮮之民奉之以為君耳謂殷衰去朝鮮亦不然也書大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因箕子不忍周之釋遂走朝鮮武王因而封之又云微子朝周過殷故墟乃為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史記世家作箕子朝周過殷墟感宮室之壞作

麥秀之歌歌同只末句小異愚謂箕子
居朝鮮未必自海外來朝作微子得之

尚書埤傳卷八